

# 外婆的旗袍梦

文/苏霁虹

60年前的秋天，外婆出嫁的时候，全城的人几乎都赶来看她。小县城只有两条街，沿街而住的人们都认识外婆，她是城里刺绣手艺最好的女子，也是最美的姑娘。婚礼上身着大红色新嫁衣的外婆，清丽如水、美艳如花。然而没有人知道，此刻外婆对自己的装扮并不满意，她心里只想穿一件旗袍。

外婆的旗袍梦是从见到我姑婆的那一刻开始的。姑婆是我爷爷的妹妹，她是县城唯一的女秀才，在省城念书。暑假回家，她穿着一件白底碎花的棉布旗袍，白色的高跟鞋清脆地敲击着街道。年轻的外婆痴痴地看着，在心里比划着自己穿上旗袍的样子，想来一定很美吧。

那时候，穷人家的女子根本没有穿旗袍的机会。捉襟见肘的苦日子，每日拼命干活也不一定能够保证衣食，外婆的青春包裹在黯淡的粗布衣裤里若隐若现，如石缝中的花朵一般艰难地绽放着。旗袍，是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的专利，是寒门女孩奢华的梦。外婆嫁的人，就是我外公，当年是粮油店的伙计，自然也是一辈子没穿过长衫的。婚后的外婆更忙碌更劳累了，她知道自己距离旗袍越来越遥远了。

20岁的外婆做了妈妈，她的女儿、我的母亲从此变成她的所有希望，那令人神往的旗袍或许会穿在女儿身上吧。可惜，母亲的青春岁月淹没在一片红色的语录本和灰、绿、蓝的服装潮水中，几乎没有见到一丝亮丽的色彩。令外婆满意的是，母亲嫁进了书香门第，外婆和姑婆结成亲戚，遥远的旗袍似乎亲近了许多。遗憾的是，母亲虽然浸染了一些书香，却始终没有机会穿一次旗袍。母亲偶尔对婆家有些小小的抱怨，外婆总是先批评自己的女儿：一定是误会，穿旗袍的人家怎么会难为你呢？

1969年，母亲结束了单调的青春，她有了我这个女儿。原本依照两家人的心愿，长房长孙（外孙）最好是个男孩，但是，外婆没有一点重男轻女的思想，对我的喜爱胜过随后出生的孙子。年少无知的我对外婆的厚望浑然不知，直到外婆过50岁生日那天，

我第一次见到旗袍，才懵懵懂懂领略到外婆的心意。

老人们常常说起外婆和姑婆年轻时候的样子，这是我最早接受的审美启蒙教育。可惜姑婆常年住在省城，不多见，我对她的印象很模糊。在老人的传说中，她每次出现都能引起轰动效应。外婆50岁大寿，姑婆特意赶来祝寿，她一进院门，喧闹的大院顿时变得鸦雀无声。她居然穿着一件月白色绸缎旗袍，一枝梅花淡淡地自裙摆扶摇直上斜在胸前。姑婆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，神态自若，从容淡定。那是改革开放初期，人们的着装意识还没有完全从中山装走出来，因此那件旗袍的美简直是惊世骇俗，一下子袭击了我幼小的心灵，原来世间还有如此美丽的衣服！

10多年后的一日，全家出去吃饭，饭店豪华的装修让外婆不敢进门，这时，身着大红旗袍的迎宾小姐一鞠躬，说：“请进！”外婆立刻惶恐地走进饭店，一边低声嘀咕：“怎能让穿旗袍的人给我们鞠躬呢。”进去后才发现，饭店女服务员们一律红色旗袍，上面绣着金色龙凤，可惜她们的旗袍或油渍斑斑或遭遇变形，根本没有一点旗袍应有的韵味。看到高贵端庄的旗袍落魄至此，外婆心疼得吃不下东西，转身离去。

外婆几十年来对旗袍一往情深，受她的影响，旗袍对我而言，早已不是一件单纯的服装。而且，穿旗袍是有条件的，如果缺少传统文化的积淀，再好的形体也穿不出旗袍的韵味。姑婆文雅娴静的样子已成为经典镜头，在我的脑海里无数次回放，每放一次，都让我自惭形秽。或许风风火火的我今生注定与旗袍无缘。

今年，外婆过80岁大寿。我远在千里之外，无法当面祝福她。刚巧朋友从苏州回来，带给我女儿一件小旗袍。6岁的女儿穿上旗袍，神情立刻文雅了许多，像模像样的，一如半个世纪之前的小姐姐。我把女儿身着旗袍的照片寄给外婆，做生日礼物。家人打来电话说，外婆看到照片哽咽地说，这是她收到的最好的礼物。

60年的旗袍梦，终于在我家第四代女人身上实现了。